

梅山情

編按：本專欄園地公開，歡迎北醫人來稿細說您（妳）在北醫求學或工作中最值得懷念的「人、事、時、地、物」，每篇字數請勿超過 700 字，倘若有照片（或幻燈片）更佳，投稿處及注意事項請見第 5 頁之表格說明，謝謝！

深厚情誼念北醫

■洪麗雅 保健營養學系第 10 屆
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營養師

離 開大學生活已整整五年了，回想起北醫的生活，依然讓我覺得相當興奮。

大學生活值得留念的地方相當多，一下子要說出最懷念的生活，也有些困難，但我仔細想想，應該是大夥兒同學們深厚的情誼吧！四年來的生活，一次次的班際比賽，一次次的郊遊活動，把原本不認識的彼此變成了知己。大家爲了比賽，付出汗水，在球場上如火如荼的練習。同學間爲了應付期中期末考，一起熬夜苦讀，一同複習。到了假期，一群好友相約出遊，不論是花東、南海岸或者是離島澎湖，都有著我們一起歡笑一起瘋狂的影子！如今回想起來，嘴角仍不禁漾起了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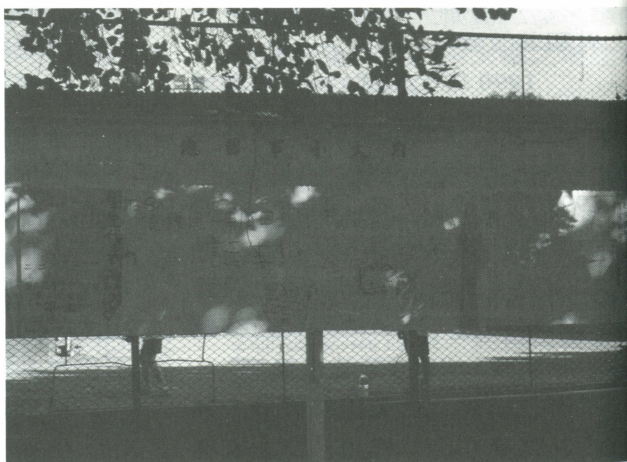
大學生活真的是求學過程中最多采多姿的階段，而且也能結交到非常知心的好朋友，雖然畢業已五年，同學們有的早已結婚生子，但我相信彼此間這段共同的回憶，會伴隨著我們一輩子的！☺



民國 82 年同學會

左上 王肇宏 李金陵 劉忠銘 林家槐

左下 黃欣平 陳純陽 陳建安 周明淵 林恩朋 楊茂昌
顏世傑



■ 廖玉真 護專 4 屆

北醫附醫護理部督導長

(中) 紀實

北醫附醫社工室提供



畢業 1/4 世紀

今年護士節接受服務滿二十五年資深護理人員表揚，才知道原來已經畢業 1/4 世紀了。當初荳蔻年華的少女，如今也已經邁入中年。是什麼力量讓一個對護理毫無概念的小女孩一頭栽進護理領域三十年？或許冥冥之中被引領踏進北醫的緣故吧！

進入北醫就讀，也是很偶然的機會。對醫療界略熟悉的大表哥建議：私立台北醫學院不錯，就這樣和北醫結了幾年可說是一輩子的緣。新生訓練第一天，一個人在北門車站傻乎乎的等著 37 號公車，巧遇目前仍是死黨的宋淑君，同窗五年，展開了多采多姿、自由學習的大專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專業修習的開始。甫自初中畢業，專上就要接觸專業的學科，著實滿感吃力，如解剖生理學、微生物學、藥物學、病理學等從未接觸過的科目，尤其是背藥物名稱、作用，真是痛苦極了，雖然讀得很苦，卻也紮下厚實的根基，對於護理倒是有相輔相成的效果，而護理學卻是相當實用的科學，在多位師長的帶領下，加上多家醫院的實習，著實讓自己成長不少。

友。

最近這幾年北醫進步神速，在胡俊弘校長的領導下，一棟棟大樓林立，宿舍大樓一拇山學苑也終於在全校師生千呼萬喚中於六月一日校慶當天舉行落成典禮，今後的北醫，勢必更加發展，然而校務建設皆需籌措經費，目前也正積極的募款中，身為校友當然希望看到母校的日益進步，也願意略盡棉薄之力，協助母校更上層樓。☉

梅山情

■醫技第一屆校友

回憶當年—— 球與劍

幾乎所有對第一屆的了解皆不甚清楚，不管是那第一系的第一屆。醫技第一屆的同學是帶著天真的喜悅與好奇來到北醫，北醫的校門、百米道、大教室特別給了全新環境的想像，一九六五年十月初，來自全省各地四十五位同學，在第一天的新生訓練，見到當時四十二歲的科主任陳定堯教授，台大醫學院第二屆畢業生，當時已經是國內著名的病理教授，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赴美深造於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日本千葉大學醫學博士；求學階段為台大醫學院籃球隊五虎將之一，也是水牛隊（台大橄欖球隊前身）主將。一九六〇年九月由台大經董事會之禮聘到北醫擔任病理學科主任兼醫技科主任。那一天他已經把這些小毛頭看作自己的兒子，細心與耐心的教誨，對這一群叛逆期的青少年而言，感到的是溫馨與嚮往。他勉勵我們努力去充實自己外，還強調團隊的重要性，同時鼓勵參加課外活動。

原本男生只有四十一位，女生四位的班級，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殊；但開學不久，班上林恩朋同學帶來了一顆紅色二頭尖的球，它叫橄欖球，在教室內的同學之間傳來傳去，不時還掉落在地上，這些動作其實很滑稽，大家都想去摸兩下子，只有用兩手抓著才能紮實在你手中，十分的引人逗趣，請教林恩朋同學之後才懂得如何傳球，如何握球，漸漸地大家利用中午時間及放學後在目前附醫及杏春樓的運動場上展開練習，從傳球到鬥牛到衝線、射門，在科主任與林鎮岱老師的鼓勵與教導下，幾乎變成橄欖球班，此股氣勢激起林鎮岱老師橄欖球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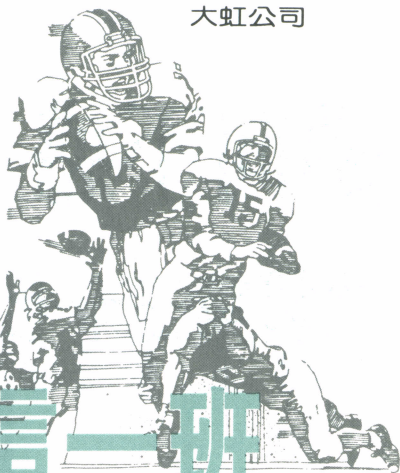
台灣省第6屆中上學校擊劍標賽(58年)



1967年元月1.2.3日台南縣善化鎮全國21屆大會賽

霸之雄心，積極加強衝撞砂包，鬥牛，漸漸有模樣，甚至有五人百公尺能跑在十二秒內，踢球的距離皆可以「大腳」來形容。當時北醫橄欖球隊（成立於一九六三年五月），由現在病理科黃德修教授擔任教練，選手皆是出身建國中學校友，在一九五五年後，醫技第一屆生力軍加入後，陣容變得十分整齊，無論七人制、十五人制，前鋒、後衛皆不乏。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十日參加全國大專五人制，力克高醫、文化大學、海洋學院及台灣大學首次奪得冠軍獎杯，七人中林恩朋即為本班醫技

■劉忠銘 醫技第1屆校友
大虹公司



我們這一班

今日六月一日回到母校參加校慶，看到了久未謀面的校園，以前我們在練球時，踏到羊糞的尷尬場面的大操場，如今已巍巍聳立著附設醫院及新病房大樓。

記得32年前，北醫有一個非常特別科系就是橄欖球系，本班46人（含4名女生），其中有20人參加橄欖球對，一有比賽，同學們都很高興，因為沒有參加比賽者，都在旁做啦啦隊，全班公假。

記得首次參加台灣區錦標賽，比賽前向司令台敬禮時，司令台的觀眾都大笑起來，因為球員身材參差不齊，瘦瘦扁扁，七爺八爺似的，一點兒都不雄壯。但是我們的鬥志並不輸人家，以一班的人數與人家全校幾千人挑選出的選手比賽，能連續五次代表母校北醫獲得台灣區冠軍，實在是可以列金氏記錄。

每年的同學會（已連續辦27年），大夥兒一聚，球場的趣事，三天三夜都說不完，阿昌的妙傳，阿朋的一招老漢推車，小弟接到球，來招鯉魚躍龍門；每次都聊到老婆打電話來找人，才依依不捨結束。

北醫通訊發行後，本班也跟著發行醫技通訊（北醫通訊是北醫最早發行的通訊），醫科學生會成立後，本班也成立醫技學生會（北醫第二個成立的學生會），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如今看到北醫人校友總會會刊誕生，心中無限歡喜，最後祝福北醫人永續長存。⊕

一屆同學。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三日在台南善化舉辦的第二十一屆十五人制大會賽，本班有七位同學是主力選手。（見照片）。本班從一九六八年元旦參加全國第二十二屆大會賽專科組橄欖球賽到一九七〇年六月畢業為止，總共奪得三次十五人制冠軍、三次七人制冠軍、一次台北市市長盃乙組冠軍，戰績輝煌；同學間有綽號「大牛」、「吊中」、「老命」，皆有特殊的意義，「大牛」負責鬥牛牛頭，「吊中」負責將球吊到中間，「老命」則不顧老命直衝向前，奪得球後傳給後衛楊茂昌同學來衝線，得分後由陳毓仁同學主踢射門，各有所司，攻勢一氣呵成，點滴不漏，加上全班皆是啦啦隊，奪得冠軍的興奮無以言喻。除了橄欖球外，第一屆同學尚有創立吉他社的彭賢明同學、東洋擊劍社的蔡銘川、吳逢恩、陳建安同學等人，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陸續奪得多次大專組冠軍或亞軍。另有柔道隊的李培根同學曾奪得大專杯個人賽亞軍，這些人在班上也是本班橄欖球隊的第三隊。每到暑假，一定到福隆海水浴場露營或翡翠谷露營，多少歡樂與哀愁，令人回味。

歲月不饒人，這麼快瞬間已過三十二年，回憶當年入學憧憬，有如品嚐一罈老酒，五味雜陳；最讓人懷念的是張澤同學，英年早逝，他是每位第一屆同學心中唯一的遺憾。迄今第一屆的同學會年年舉辦，殊屬不易，模糊的記憶，只能敘述部份。

醫技第一屆的求學生涯中，不見得完全是橄欖球運動的回憶，同學之中不乏在學術上及產業上耕耘有成。本文除描述北醫之「誠樸」校訓培育出不僅是救世濟人之醫療人員，除了醫學與技術之鑽研之外，尚須鍛鍊強健的體魄與心智，方能在醫療團隊中醫治病人；而所謂的醫學教育應該是在身體的、心理的、社會的三方面一體的完整教育，方才算完成。橄欖球運動不僅勾起早期北醫人的回憶，但也表示體育活動引起醫學教育的另外醒思。

回憶當年，寫到這裏，順祝本班第一屆同學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邁向不惑～ 北醫第三十七個生日

我，加入北醫二年多了吧！這段不算長的時間，卻深深體驗北醫的成長。在 20 出頭的青春歲月裡，「體認」可能是青澀的、不完美的，但我想藉由這未臻成熟的筆觸，傳達內心的衝擊與感動。

初來乍到，北醫對我而言並不陌生，反而有種熟稔、似曾相識的感覺，該是大家親切和藹的臉龐，讓我忘卻了羞澀。那時的我，活動範圍局限於教研大樓，蠻可惜的，忽略了其他訴說著自己故事的建築。站在大樓底下，腦海中翻覆的是它曾有的輝煌過去。猶記校長說過以前的北醫還有羊群呢！若非校史館內那張「牧羊人在北醫」的照片做見證，城市土包子的我真是無法想見的。不久前，校長曾讓我看民政局陳哲男局長「邁向市民主義之路」演講摘錄，我的讀後感提到撰寫悠久的北醫大樓樓史，讓未來的北醫人也能了解其歷史價值；這個念頭也不是突如其來，只因想著～一棟棟的建築，即使是一株株的植物，都串連著北醫的歲月，訴說著不同的故事，北醫人是不會任其灰飛煙滅的。



在秘書室，有緣能觸不同屆別、系別的友，看著他們訴說著北醫的過去，雖未及時參與，但也不禁嚮往著，你知嗎？楓林大道也曾是小樹呢！如今，小樹長高了，走過青春歲月，孕育新的舞台，懷抱裡為了那生生不息的生命，也添了滄桑，不惑之齡，頃刻在眼前！「37 歲」對人而言，是一個成熟穩重的年齡，對北醫又何嘗不呢！

有幸處於這時代，為北醫人能為往後做見證，看著小樹逐漸像大

一樣，感嘆著流逝的歲月，讚嘆著活躍的成長，37 歲的北醫，帶領著所有的北醫人，創造新的時代，新的生命，肩負著更多的壓力、更多的責任，附醫，還有新生的萬芳，一張張為北醫而努力的面龐，一個個為北醫而茁壯的生命，交織著動人的畫面。北醫的家族群正生生不息的傳承、成長。祝福北醫，也祝福每一位北醫人！



■許旭君 牙醫系 21 屆

台中市旭君牙醫診所負責人

我最難忘的北醫生活



來自各系的北醫人，在假期裏，集體到山裏。名為服務，其實心裏多的是好玩的成份。但山裏的生活，倒也給了我們截然不同平地生活的感受。我記得，我參加的是家庭訪視組，每天跋山涉水，跑給狗追，提心吊膽，走過搖搖欲墜的吊橋，比手劃腳，學說山地話與客家話，到每個家庭作訪視與衛教，還為兒童及婦女辦各種主題的衛生教室，感受非常直接，尤其周遭環境、大自然給人的慰藉，遠非塵囂可比。每每活動結束，山裏人事的純真與隊友的情誼，都教人不捨離去。

記 憶裏的北醫校園永遠灰濛濛，沒有色彩。倒是彷彿沒有錢貼壁飾，直接裸露水泥牆壁的實驗室，於今想來，有幾分後現代味道，印象深刻。此外，就唯有川堂的過道風，在炎炎夏日，會吹得人神清氣爽，頗為懷念。

但時至今日，在繁忙的門診工作中，我仍時常想起那一段與其他各系的北醫人，大約在民國 70、71 年的寒暑假，到苗栗南庄的醫療服務隊，是我整個大學生活，最鮮明生動的一頁。不時會在心底浮現，像烈日下的蔭涼，回味不已。

除此之外，六年的同窗、課堂裏、牙科實驗室，幾乎日日相見，彼此倒也有一份類似手足的情感。尤其，走得近同學、倒不是相濡以沫的濃度，是一種平常生活裏的熟習。不過很奇怪的是，最常在腦海自動浮現的，是手抄的班刊裏曾雍威的四格漫畫，及到現在還會唱的北醫校歌，「拇山仰之，七星拱之…」。

北醫的校訓是「誠樸」。我想這些年來，我的心態、行事、為人，一直希望體現的，在驀然回首之際，竟然只不過是這兩個字。或許，這也該算是青春年少歲月裏的潛移默化吧。☉

毋山情

■黃 琳 護專 12 屆
北醫附醫精神科病房護理長



沒有動人的外表， 也無礙於我對她的關懷與付出

當我剛踏入北醫校園時，迎入眼簾的是百米路旁之廢墟（即今附醫北棟舊大樓），及一棟不起眼的紅磚建築之教學大樓；不禁有點失望，難道這是我的期待嗎？所幸在學姊的關懷及帶領之下，我有如倒吃甘蔗般漸入佳境；當畢業（民 68）那年，全班以 80 % 以上考上執照，使我深以北醫為榮！

憑著一股為母校服務之熱誠，畢業後就在附醫外科服務，無視於當時環境之惡劣（常在寒冷的寒風裡，於安全門之樓梯口，用鐵鎚敲碎四方形的磚塊給發燒的病患使用）往往忙到凌晨 1-2 點，才帶著疲憊的步伐到對面的 269 巷吃宵夜。猶記得當時的鼎邊銼攤位剛開張，很快地成為我們的最愛，伙兒談笑風聲，偶為彼此之理念不同而爭得面紅耳赤，直到精疲力竭才回到被窩裏！

印象較深刻的是當時外科 CR 吳純堅醫師為體恤大家的辛勞，每當 AM7:30 開始 Morning Meeting 時，就自掏腰包到醫院對面早餐店（現今之花店）提回一壺熱騰騰的豆漿及燒餅油條，當做一天的開始。每當回憶及此，一股暖意不由得升上心頭。

71-73 年間在沙國服務，有機會欣賞到大漠日出，晨曦像金黃色的魚網般向空盪的走廊，不使我憶起毋山之日出！異國之歷練，使我更加珍貴為國人服務的機會，收拾好行李，滿懷著的愛與力量，我再度回到毋山下；即使她長有雀斑，沒有動人的外表，也無礙於我對她的關懷與付出！

“她”，沒有漂亮的外貌，沒有傲人的身材，“她”的臉上有時長些雀斑，儘管你對她的印象是如此的平凡而會忽略了她的存在；可是當你接近她，了解她時，方知她是如此的美麗與溫暖。“她”是誰？——“她”乃是位於毋山下的北醫！